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墨庄·花船

河南文艺出版社

陈州笔记系列



孙方友 著

墨庄·花船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庄·花船/孙方友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陈州笔记系列/墨白主编)

ISBN 978-7-80623-869-1

I. 墨…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76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70 毫米×1020 毫米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69-1

开本 16
印张 13.75
字数 186000
印数 1—4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共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孙方友出生的时候,尽管连年战乱,但颍河里的航运依然繁忙。

商船从京广线上的漯河顺水而下,能抵达远在天边的南京和上海。由于航运,那个生养孙方友的集镇不但是当地的物资集散地,而且是民间说唱艺人乐意光顾的场所。农闲的时候,身背简单乐器的民间艺人乘船而来,说上十天半月之后又乘船而去,他们走一拨来一拨,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地赶,不停地做着营生。在秋高气爽月光明媚的夜晚,如果碰巧了,镇里的街道上就有四五个艺人在说唱。从河南坠子到山东大鼓,从木板大鼓到山东琴书,甚至还有来自豫西和皖北的艺人,他们往往唱的是河洛大鼓和凤阳花鼓。这些艺人说唱的内容从《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呼家将》到《岳飞传》,从《三全镇》、《金锁镇》、《大红袍》、《响马传》、《蓝桥会》到《包公案》,从《梁祝下山》到《白蛇传》,几乎无所不有。在那些被夜色所朦胧的面孔里,幼小的孙方友往往是最后一批离开的听众之一。因此,露水常常打湿他的眼睛和耳孔。

即使在“文革”当中,这种简单的说唱艺术在那里也没有绝迹,仍在地下流行。

毫无疑问,孙方友的文学启蒙是从民间的说唱艺术开始的。但,对孙方友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地方戏剧。

位于豫东的淮阳县,是历史上的陈州府地,也是产生和汇聚地方戏曲种类最多的地区之一。豫剧、越调、太平调、怀梆、二夹弦、四平调、曲剧、道情等等,这些不同的剧种,每年都会光顾孙方友幼年生活的新站镇。那些戏剧艺人不但带来了更为直接的视觉艺术,而且戏剧里所讲述的故事更宽泛,更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孙方友不但熟悉戏剧里的故事和人物,而且能吟善唱,由于对戏剧艺术的热爱,他首先成了一名曲艺演员,不但能说山东快书,而且会说相声,然后,他成了镇剧团的一个名角。但他饰演的不再是传统剧目里的才子佳人,而是样板戏里的反面人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因饰演《白毛女》里的穆仁智、《红灯记》里的鸠山而名扬乡里。

如果说戏剧说唱等不同形式的艺术对孙方友产生了启蒙和影响,那么,他所生息的那块土地上存在着的文化基因和观念,对他的渗透则是自然的,无意识的。

那个靠着颍河的集镇有着十分特殊的文化土壤。在镇子西街,不但有一座明朝宣宗年间的寺院,一座明朝世宗年间的山陕会馆,而且出了集镇的东门,在颍河边上,还有一座洋牧师为船民和商贾修建的小教堂。这个集镇上的人口虽不足三千,却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信伊斯兰教,每当教民到镇西街的清真寺守礼拜的时候,镇里的汉民则会赶到距镇子四十里的县城去太昊陵进香。1949年以后,虽然镇里的小学已经不讲“四书”“五经”,但那棵老槐树下的杏坛仍在,站在讲坛上的老师虽然已不是私塾先生,但他们偶然还会讲起陈州城里孔子当年被困的弦歌台。站在万亩城湖边上的人祖伏羲的陵墓上,如果天好,说不定就能遥望到离陈州府不足百里的老子的故乡。从幼年到青年,孙方友沐浴在各种文化的气息之中,出了西门进东门,自然而然地接受那种已经杂交的文化对他的浸染。

如果说那块有着丰厚的文化库藏的土地,为孙方友后来写“陈州笔记”奠定了基础,那么,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则使他身上所流淌的血液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陈州笔记”的大门。

孙方友初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他中断学业回家务农。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犁、锄、耪、耙,扬场放碌,喂牲口挑大粪,这些体力活对一个农家的后代来说算不了什么,而真正对他的磨砺是来自精神的层面。由于家庭的某种原因,孙方友成了“可教子女”。失去了政治地位,他既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参军资格,就连恋爱的对象也和他分了手。他拼命挣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却成了偷听敌台的嫌疑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孙方友逃到新疆当盲流。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几经生死。那种无意识的、不可避免的对于生存的苦难和精神的痛苦的体验,对后来写作“陈州笔记”的孙方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阅读“陈州笔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可以这样说,我阅读“陈州笔记”的过程,就是“陈州笔记”的写作过程。“陈州笔记”里的一些著名的篇章,比如《雅盗》、《蚊刑》、《泥泥荷花壶》、《女匪》、《神偷》等等,我都是第一个读者。就我本人的阅读感受,在艺术上,我认为“陈州笔记”的叙事在如下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重要特征:

一、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里的一波,是水,指的是故事,而三折,则是浪,是推动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故事是“陈州笔记”里小说的母体,而故事里的人物,常常被推向生存的绝境,在浓烈的悲剧氛围里,到处弥漫着传奇的雾霭,情节一环套一环,细节一个跟一个。孙方友之所以能在不多的文字里表达一个沉重的主题,就是因为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我们读“陈州笔记”,就好像在听一个面目不清的人讲故事。我们看不到讲故事人的面容,但又时时感觉到他的存在,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可又仿佛近在眼前,他对你娓娓道来,讲一波三折的故事,这就是“陈州笔记”的叙事立场。一种在故事中变化的立场。

在“陈州笔记”里,我们看到的是故事本来的面目,没有作者主观的评判,是与非都隐藏在故事里。但是,没有评判并不等于没有立场,作者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寄托在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把自己的爱和恨都埋藏在小说悲剧的氛围里,并以一波三折的故事,来承载如下的社会意义:

对历史的审视和现代性。尽管“陈州笔记”里的小说大多以历史为背景,却有着强烈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体现在故事的荒诞性上。《壮丁》里那个名叫袁二狗的壮丁,在战场上与那个头颅没有和身体连在一起的大胡子长官的对话;《癱匪》里的癱子在抢劫的过程中,在幻想中自己真的站了起来。这些情节看上去十分荒诞,却体现了现代艺术的一种精神实质,看似不动声色,却是内心世界的无限张扬。由于作者用现实的眼光来展示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而达到了对历史审视的目的。

深厚的文化内涵。“陈州笔记”里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几乎包裹了我们生活里所有的文化母体。这些,只有细读“陈州笔记”,你才能慢慢体会,有些时候你只能意会。

人格力量的显示。在“陈州笔记”里,处处显示着让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天职》里的何伏山出于医生的职责为一个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治好了病,而后他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亲手杀死了他;日本军医宁愿用手枪打死何伏山也不愿意用手术刀活活解剖何伏山。这种人道主义与主观的对立,确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展现。在《泥兴荷花壶》里,民间艺人陈三关为挑选一件稀世珍品,可以不顾一切,可是在那件珍品被挑出来之后,当他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段祺瑞的时候,他施计让段祺瑞自己用枪把壶打穿了。还有《捉鳖大王》里的刘二,《狼狗》里面的陈二少,等等。在众多的小说中,这些对人格力量和人性的探视,使得“陈州笔记”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对社会的批判。“陈州笔记”对人性的审视,对民族的匪性、不劳而获的心态,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对渗透我们民族骨髓的权力意识的厌恶,无不深藏在不同的故事背后,让人触目惊心。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尽管“陈州笔记”的叙事风格明显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但我却把“陈州笔记”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之所以称为新笔记体小说,是因为“陈州笔记”与我们以往看到的笔记体小说有着许多的差别,“陈州笔记”独有的艺术特色,是对笔记体小说文体的丰富和完善。孙方友深刻地领会、继承和拓宽了中国传统笔记文学的叙事风格。

对民间传说的修正。当然,“陈州笔记”对民间传说的修正是文学意义上的。流传在乡间的传说通过文学的手段得到升华,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使其更为广泛地流传,这是一种创造。

二、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

语言的一石三鸟,当然指的是句子的构成,是指叙事语言的丰富性,既是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的载体,又包含着深刻的寓意。而就“陈州笔记”叙事语言的一石三鸟,可以归纳如下两个意思相近又相互渗透的层面:

准确性:由叙事语言的精和短构成;节奏感:叙事语言对古汉语字、词的运用,构成了仿佛溪水一样流动的节奏感;趣味性:叙事语言的趣味性则是来自对民间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以上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则是语言的写实能力、对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叙事语言的丰富性。可以这样说,“陈州笔记”里的叙事语言达到了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石三鸟的叙事语言体现了汉字特有的能量。

当然,“陈州笔记”里的叙事风格还有另外的方面。比如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等等。总而言之,“陈州笔记”是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说,“陈州笔记”系列就是一部百科全书。《雅盗·神偷》写的是陈州奇士,《仙乐·青灯》写的是陈州奇女,《墨庄·花船》写的是陈州百行,《蚊刑·媚药》写的是陈州怪事,《鬼屁·穷相》写的是陈州市人,《花杀·狩猎》写的是陈州名流,《刀笔·绝响》写的是陈州传奇,《血灯·追魂》写的是陈州英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州笔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是一部人文意义上的百科全书。

孙方友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陈州笔记”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收在这里的三百二十余篇笔记小说,包括了到目前为止“陈州笔记”的全部篇章,孙方友为此而倾注了二十年的心血。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意义上的陈州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也因为这个家园而赢得了读者。“陈州笔记”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广泛的。而陈州,也因“陈州笔记”,在现实中成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这使历史中的陈州不再单单是地理学上的陈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陈州,是精神层面的陈州。

“陈州笔记”确实成了认识和了解中原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无法估量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播有多么深远和持久。在未来的时间里,“陈州笔记”将越来越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墨白

2007年1月28日

目 录

绑票	001
集文斋	005
狱卒	009
官抬	012
瑞竹堂	016
湖北帮	021
玩猴	024
守墓	028
泥泥狗	030
指画	034
苦力	037
墨庄	041
弦歌书院	045
海氏花局	048
展氏菜行	052
张记布店	056
陈州名医	062
陈州匠人	065
陈州秀笔	069
陈州饭庄	072
陈州铁笔	075
陈州当铺	078
陈州金店	081

肉盾	085
邮差	089
匪校	092
花船	095
商幌	097
脚行	101
红案	105
神袂	108
陈州银号	111
陈州药店	115
陈州戏班	119
陈州唢呐	122
陈州影戏	127
陈州烟火	132
陈州五鬼	136
张家酒馆	139
张三水饺	142
陈州茶园	146
永康粮号	150
方家药室	154
会文山房	159
沙颍书院	163
山陕会馆	167
曹记酱菜店	172
吕氏修表店	175
名医陈一堂	178
穆斯林饭庄	182

龙氏装裱坊	185
罗氏番菜馆	188
恒源堂药店	192
陈州烙花店	197
陈州古董行	201
竹匠铺	205

附录

孙方友著作目录索引	208
-----------	-----

绑票

陈州为老灾区。包公陈州放粮，早已家喻户晓。人穷生歹心，所以陈州多匪盗。

相传陈州南曾有一股强匪，上千人马，为首的名叫牛小个子。牛小个子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拉起杆子来也不小打小闹，多是囫囵吃大户或是攻城镇。打开一地，财宝抢空，然后开始大绑票。

一般大绑票有两道程序：第一道是摸手。手上有强者当场放生，手嫩细者上绑带走。到了匪巢，进行第二道试探。先给你端盘鱼送去，偷偷看你是从鱼头开始吃，还是从鱼身上肉多的地方下箸。要是从鱼头吃，就认定你是“肥票”，赎金海得吓人。

这一年，陈州新上任一位知县，姓贾。贾知县久闻这股匪害人不浅，决心要消灭他们。土匪多是神出鬼没，抢完即走，很不好打。若想歼匪，情报很重要。知县筹划几日，决定派手下一名心腹深入虎穴当探子。

被派的人叫马力，年轻力壮，且有一身好武功，在江湖上颇有名声。马力接了任务，化装一番，开始去寻匪入伙。

几日以后,马力被两个匪徒带进了匪巢。牛小个子让人给马力去掉勒布,走上去围着马力转了一周,笑道:“老弟吃过官饭?”

马力点了点头。

“为何放着金碗不端,来这里受委屈?”

马力便用提前编好的理由回答了牛小个子。牛小个子听后笑笑,双目盯着马力说:“那好,既然山穷水尽,那就别再留后路!请你说出住址,把家中亲人全搬来!”

这下可难住了马力。他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若一齐被搬进匪巢,自己哪里还有退路?别说贾知县交的任务难以完成,怕是自己还真得误入匪道哩!可事到如今,不说又难以过关。马力一咬牙,便说了。

牛小个子让马力写了家书,当下挑选出五六个精干的匪徒,化装一番,连夜出发,不几日便接来了马家老小。

马力的父亲见儿子入了匪道,气得七窍生烟,不吃不喝,马力有苦说不出,只是叹气。马力的妻子很贤惠,像是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劝马力说:“家中有我,你放心去吧!”

当天夜里,牛小个子与马力喝血酒。酒过三巡,只见牛小个子一挥手,从屏后窜出来几条大汉,把马力绑了。

马力疑惑地望着牛小个子,不解地问:“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牛小个子笑笑,呷了一口酒说:“请小弟先委屈几日!这一回,要看那贾知县是如何待你了!”说完,修书一封,对一匪徒说:“把此信速投陈州县衙,就说我绑了马力一家大小的肉票,让贾知县三天之内出钱赎票!”

贾知县接到书信,气得七窍生烟,一看价钱,大得吓人。想了想,觉得这事儿挺丢人,便按下不讲。

限期转眼即过,却不见贾知县派人回信,牛小个子让人押来马力,亲自松绑,说:“看来贾知县怕丢乌纱帽,不要你了!老弟日后咋办?”

马力双膝跪地,双手抱拳道:“跟随大哥,在所不辞!”

牛小个子扶起马力,说:“今晚就由你把那鸟贼绑来!”

当天晚上,马力领着一股强匪悄悄潜进县城,半夜时分,跳入县衙,

仗着地形熟悉，不一时便绑住了贾知县。

出县城十余里，是一片小树林，马力让人止了脚步，然后走近贾知县，问道：“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马力！”贾知县平静地说。

马力摘下面罩，愤愤地问：“我一家大小遇难，你为何见死不救？”

“我两袖清风，哪来的银钱？”

马力冷笑一声，说：“你瞒得过我吗？”

贾知县面呈灰色，再也没话。

到了匪巢，牛小个子大步上前，给贾知县松了绑，恭敬地说：“大人抱歉，如此请您驾到，实则出于无奈！”

当下，牛小个子私下摆了酒席，说是给知县压惊。酒过三巡，牛小个子说：“贾大人施政陈州，实为地方父母官！牛某误入黑道，还得请大人日后多给方便！”

贾知县望着刀光闪闪的匪巢，万般无奈地点了点头。

牛小个子让人取出笔墨，摊在知县面前，笑道：“空口无凭，以此为证！”

贾知县迟疑片刻，终于掂起了狼毫。

贾知县写完，按了指押，递给了牛小个子。牛小个子看了一遍，说：“大人若日后反悔，可别怪牛某不客气！”

贾知县笑笑，说：“能伸能缩乃大丈夫！我乃一方父母官，尔等皆属我辖下黎民，虽手段不当，但总是为了养家糊口吧？”

牛小个子大笑，当下放了贾知县。

马力闻之，惊诧不已，急急找到牛小个子，不解地问：“大哥，好不容易抓了肥票，为何又白白放了？”

牛小个子拍了拍马力的肚子，笑道：“历来官匪一家，怎能伤了和气！”说着，拿出贾知县的亲笔，递给了马力，说：“请他来，为的是日后互给方便！”

马力看完字据，目瞪口呆，禁不住骂道：“真乃是一个狗官！”

“何止一个！”牛小个子说着打开柜子，一把抓出一沓儿，凛凛地说：

“这都是周围几个县数任大人的亲笔，你饱饱眼福吧！”

马力直看得浑身发冷，面色发白，最后一拍桌子，仰天长啸：“原来如此！”

牛小个子笑笑，拿起那沓儿“字据”，递给马力说：“贤弟误入黑道，气得令尊大人几日不吃不喝！你我劝他不醒，只得靠这些了！”

不久，牛小个子病逝，马力便当了匪首。马力掌权之后，专抢富豪和官府，连连杀了十多个官员。后来李自成入关，马力便率部归随了起义军。再后来，马力战死沙场。

据《陈州县志》记载，马力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马力死后，陈州百姓捐钱为他立了一块碑。后来清兵入侵，那碑又被推倒了。

再后来，连墓也找不到了！

集文斋

民国初年,虽然铅印、石印均已在大城市流行,但像陈州小城,仍以刻板印刷为主,集文斋就是当时陈州城内一家极负盛名的刻字局。

集文斋掌柜叫罗云长,陈州城内前尚武街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四世以刻字为生。其父罗大光,字志良,于光绪年间在开封北关街开设集文斋刻字局。罗云长十三四岁时就随父学习刻字手艺。其父去世后,云长继承了店铺。不想此时铅印、石印开始盛行,万般无奈,罗云长只得把罗氏集文斋搬回陈州。

“集文斋”三字为魏碑体招牌,出自省城名家手笔。横额书写“专刻经文诗集图书碑帖秦汉印章”。这当然是过去在省城时的经营范围。集文斋曾以精工细雕、装帧考究获得盛誉。那时候主要是刻字印书籍,所用纸张也考究:一为杭连纸,即单宣纸,色白;一为毛边纸,色稍发黄。书有八开本、十六开本,以丝线或洋线装辑成书,古朴典雅,极受出书者青睐。

那时候出书先缮写,就是先将书稿以老字体工